

顏山雜記

益都孫廷銓伯度纂

物產

蓋民之爲道本業不足然後有貨殖貨殖非古也不耕而食則長游惰不織而衣則生僭侈皆風俗之敝而仁義之礪也然有異焉孝鄉山多田少而生齒日益繁生齒繁則食粟多山多田少則得粟難若是而不疾作也則饑甚故其民

顏山雜記

四卷

一

7

力力焉鑿山煑石履水蹈火數犯難而不息凡爲饑驅也此雖不耕不織猶夫自食其力也顧燒琉璃者多目災掘山炭者遭壓溺造石礬者有暗疾炒丹鉛者畏內重縱謀而獲亦孔勞矣然則孝鄉之多藝也以其民貧也其無棄貨也以其土瘠也矧錐刀之幾何而強半在官中也是用瑣綴俾來者知其故焉

石炭 炭山灰也義從土然土得水而泥此不

泥宜從石然石引火而不然此則然宜從薪
木然木遇金而柔此不柔故一物而德具焉
者炭爲多

凡炭之在山也辨死活死者脉近土而上浮
其色蒙其臭平其火文以柔其用宜房闔圍
鑪活者脉夾石而潛行其色晶其臭辛其火
武以剛其用以鍛金治陶或謂之煤或謂之
炭塊者謂之礪或謂之砢散無力也煉而堅

之謂之礁頑于石重于金鐵綠燄而辛酷不
可爇也以爲礬謂之銅磧故礁出于炭而烈
于炭磧棄于炭而寶于炭也

凡脉炭者視其山石數石則行青石砂石則
否察其土有黑苗測其石之層數避其沁水
之潦因上以知下因遠以知近往而獲之爲
良工

凡攻炭必有非幹焉雖深百尺而不撓已得

炭然後旁行其隧視其炭之行高者倍人薄者及身又薄及肩又薄及尻鑿者跛運者馳鑿者坐運者僂鑿者螻臥運者鼈行視其井之幹欲其確爾而堅也否則削入其隧欲其燥以平也否則跣凡井得炭而支行其行隧也如上山左者登右必降左者降右必登降者下城登者上城循山旁行而不得平一足高一足下謂之反城脉正行而忽結礮石阻

其前非曲鑿旁達不可以通謂之盤錮脉乍大乍細窠窠螺螺若或得之而驟竭謂之雞窩二者皆非病也

凡行隧者前其手必燈而後入井則夜也燈則日也冬氣旣藏燈則炎長夏氣強陽燈則閉光是故鑿井必兩行隧必雙令氣交通以達其陽攻堅致遠功不可量以爲氣井之謂也

鐵冶 采石黑山鑄而爲鐵百石之鑪三合之
屏火烈石礮風生地穴清氣如珠玄精爲液
得柔斯和過剛或折作爲劔器蛟龍可截以
鋼性易脆生不若熟也

瓷器 孝鄉之瓷出于山頭務店者碗鉢爲多
出于邀光者確爲多出于八陡者餅罌爲多
出于西河者魚缸醴甕爲多然皆疏土也夫
物無美惡乘時爲貴器無彫樸適用爲宜故

顏山雜記

四卷

四

雲雷之鼎以之適野不若瓦缶之便也犧象
之尊以之饗師不若陶匏之給也且物之美
好者生民之大累也孝鄉之瓷疏土也其用
農暇也而不爲貴也廢者亦幸不爲賤者累
也今夫天之生物其爲奇麗者一其爲朴野
者常百則不以一廢百也先民制器其爲淫
巧者其爲拙菽者且萬則不以一廢萬也
何也生人之道始于飲食飲食天下之大欲

也則飲食之器天下之大川也今夫農氓之
爲食脫粟麥飯也及其醯然一飽則脫粟麥
飯固無以異于脯脩羶薌也農氓之食之爲
器瓦缶陶匏也而及其屬饜則瓦缶陶匏固
無以異于犧尊鬻鼎也且農氓之食有其脫
粟麥飯焉則間有其酒漿醯醬焉夫酒漿醯
醬則非獨農氓之食也旣富之家共此矣農
氓之器有其瓦缶陶匏焉則又有其壺尊甕

甌焉夫壺尊甕甌則非獨農氓之器也大貴
之家又共此矣今舉富貴之家而進之以農
氓之食如所謂脫粟麥飯者不屑也而至于
酒漿醯醬不能絕也此固嚮者農氓之食也
今舉富貴之家而奉之以農氓之器如所謂
瓦缶陶匏者不屑也而至于壺尊甕甌不能
舍也此固嚮者農氓之器也幸鄉之瓷疏上
也貧且賤者用之而富且貴者不能違聖人

不貴異物賤用物以此也

黃丹 炒鉛爲之丹重則鉛爲丹鉛急則丹復爲鉛炒多鉛氣中人令人中垂而死臨丹竈者必塞其鼻實其腹令中氣常勝鉛氣不能入也然後可久

白礬 白礬者夾炭石屑也取以爲礬晶晶者冰皚皚者雪也當其爲石墨墨者鐵也取而變之存乎冶也凡燒礬必卽嵌巖之半削其

顏山雜記

四卷

六

高以爲壁斥其平以爲臺壁斬斬臺板板也于其旁也塹土而聖周之以爲池闕地及泉幹爲井底爲釜築之圻之旁通火焉以爲灶布甕以爲盞編荆而塗之以爲廩其行火也移石就臺負壁而築之若連床之方焉陂陀其脚而微網之烈火而焚之由內以攻外火盡取屑傅之又盡又傅之每盡傅之斬斬之壁則易以爲高也板板之臺則易以爲廣也

陂陀微稠以行水潦則行火者易以爲養也
故燒礬者久與巖齊雖雨三日而不浸火三
月而不滅也乃取其燒以納于塹擊之汰之
得其滋焉乃取其汰以納于灶熬之前煎之流
其液焉乃取其液以納于甕澄之凝之泛其
屑焉體魄旣成精魂未盈非硝不爲功取而
和之復納于灶火氣竭矣其精乃生取而漉
之以納于廩水氣竭矣沈緊浮鬆外強中空

顏山雜記

四卷

七

礬其瓊瓏冰雪冲冲此礬之終也

綠礬

紅土

綠礬者炭中銅磧也法如白礬

減其工半精爲綠礬滓爲紅土按礬之初皆
黑質而辛螯也及其變也或白或碧其滓則
皆紅以染則碧復爲黑其醮水又爲黃蓋具
五焉夫天下之臭味過差而善變者固若斯
之亟也君子之用物也亦善其變哉

淄石硯

淄石坑在城北庵上村倒流河側千

夫出水乃可以入西偏則硬東偏則薄惟中
坑者堅潤而光映日視之金星滿體暗室不
見者爲最精大星者爲下米元章曰溜石理
滑易乏在建石之次蘇子瞻曰溜石號韞玉
發墨而損筆端石非下崑者宜筆而褪墨二
者當安所去取用褪墨硯如騎鈍馬數步一
鞭數字一磨不如騎羸用瓦硯也不知溜石
顧有發墨而不損筆者惜二公之未見也

琉璃 琉璃者石以爲質硝以和之礲以鍛之
銅鐵丹鉛以變之非石不成非硝不行非銅
鐵丹鉛則不精三合然後生白如霜廉削而
四方馬牙石也紫如英札札星星紫石也稜
而多角其形似璞凌子石也白者以爲幹也
紫者以爲輓也凌子者以爲瑩也是故白以
爲幹則剛紫以爲輓則斥之爲薄而易張凌
子以爲瑩則鏡物有光硝柔火也以和內礲

猛火也以攻外其始也石氣濁硝氣未澄必
剝而爭故其火烟漲而器徐惡盡矣性未和
也火得紅徐性和矣精未融也火得青徐精
融矣合同而化矣火得白故相火齊者以白
爲候其辨色也白五之紫一之凌子倍紫得
水晶進其紫退其白去其凌子得正白白三
之紫一之凌子如紫加少銅及鐵屑焉得梅
萼紅白三之紫一之去其凌進其銅去其鐵

得藍法如白焉鈎以銅積得秋黃法如水晶
鈎以畫碗石得映青法如白加鉛焉多多益
善得牙白法如牙白加鐵焉得正黑法如水
晶加銅焉得綠法如綠退其銅加少積焉得
鶯黃凡皆以微硝之數爲之程

琉璃之貴者爲青簾取彼水晶和以回青如
箸斯條若冰斯冰緯爲幌薄傳于朱樞瑞烟
徐起旭日始升影動几筵光浮御屏樓神象

立以合窈冥川之郊壇焉川之清廟焉隸于
司空以稱國工

其次爲珮玉丁當連珠綴纓絳紗作盛弁冕
盈廷乃球鏘鳴古者百僚朝祭之法服也

其次爲華燈屏風確合果山皆穿珠之屬錯
采雕龍口則無功

其次爲碁子風鈴念珠壺頂簪珥料方皆實
之屬園碁滴之風鈴範之料方亦如之條珠

顏山雜記

四卷

纏之細珠寫之大珠纏之憂之簪珥惟錯車
磔者雜二色藥而糅之瑪瑙者瑤瑯點之纏
絲者以藥夾絲待其融也引而旋之

其次爲泡燈魚餅葫蘆硯滴佛眼軒轅鏡火
珠響器鼓璫皆空之屬凡製琉璃必先以琉
璃爲管焉必有鐵杖剪刀焉非是弗工石之
在冶渙然流離猶金之在鎔引而出之者杖
之力也受之者管也授之以隙納氣而中空

使口得爲功管之力也乍出于火渙然流離
就管矣未就口也急則流緩則凝旋而轉之
授以風輪使不流不凝手之力也施氣焉壯
則裂弱則偏調其氣而消息之氣行而喉舌
皆不知則大不裂小不偏口之力也吹圓毬
者抗之吹膽餅者墜之一俯一仰滿氣爲圓
微氣爲長身如朽株首如叢鼓項之力也引之
使長裁之使短拗之使屈突之使高抑之使

凹剪刀之力也凡爲葫蘆先得提後得腹接
處爲腰爲含子葫蘆先得子次得提納子焉
後得腹凡爲魚餅先得口次得腔次得山後
得果枝凡爲花簪先得莖後得頂斷而殊之
易手而燎之後得蜂末凡爲響器先得下口
後得上口凡爲硯滴先得頂口次得腹次得
提後得吐水凡爲燈碗先得圓毬吸其下按
其上斷其臍而坐之上反爲底下反爲面凡

爲鼓璫先得葫蘆旋燒其底而四流之以均其薄欲平而不平使微杠焉以隨氣之動乃得鳴鼓璫者響葫蘆也言微氣鼓之而璫鳴也辟之爲鼓也聲者其而也響之應者其腔也實則其空也故大空則大鳴小空則小鳴此老氏之說也當其無有有之用也凡爲空者先養其氣氣圓而體圓此學書之說也心正則筆正也

按通鑑唐代宗初誅元載召江西判官李泌入見語及載事曰朕而屬卿于路嗣恭而嗣恭取載意奏卿爲虔州別駕嗣恭初平嶺南獻琉璃盤徑九寸朕以爲至寶及破載家得嗣恭所遺載琉璃盤徑尺俟其至當與卿議之胡三省注曰程大昌曰漢西域傳罽賓國有琥珀流離師古注曰魏畧云大秦國出赤白黃黑青綠縹緋紅紫十種流離此蓋自

然之物采澤光潤踰于衆玉今俗所用皆消
冶石汁加以衆藥灌而爲之虛脆不耐實非
真物按流離今書附玉旁爲琉璃字師古之
記是矣亦未得其詳也穆天子傳天子東征
才采石之山凡好石之器于是出升山取采
石鑄以成器注云采石文采之石也則鑄石
爲器古有之矣顏氏謂爲自然之物恐不詳
也北史大月氏傳魏太武時月氏人商販京

顏山雜記

四卷

圭

師自云能鑄石爲五色琉璃於是采礦石于
山中卽京師鑄之旣成光澤乃美于西方來
者自是琉璃遂賤用此言推之則雖西域琉
璃亦用石鑄無自然生成者兼外國奇產中
國者始無之獨不聞有所謂真琉璃然中國
所鑄有與西域異者鑄之中國色甚光鮮而
質則輕脆沃以熱酒隨手破裂其來自海舶
者製差鈍樸而色亦微暗其可異者雖百沸

湯注之與磁銀無異了不復動是名番琉璃也番琉璃之異于中國其別蓋如此而未嘗聞以石琢之也余謂路嗣恭所獻者蓋師古所謂大秦琉璃自然之物否則代宗何以謂之至寶哉程大昌考之不詳耳

水磨柏香 水之爲利莫大于灌田是故近水者得天之半焉孝鄉田高水下不可灌也項有教以水車之法試而引之高之上又有高

顏山雜記

四卷

四

焉終不可灌也是失天之半矣幸可爲水磨又獨能平輪不能爲側輪也平輪者必爲飛水以飛輪飛水者必高其閘閘已庫則注水勢弱水雖大輪不飛也飛輪者必深其坎下其水而疾去之水平而去不疾則輪濡注水雖高輪猶不飛也輪不飛則其戴石也力薄而功微是失水之半矣側輪者水擊其輞而力橫施可以磴可以舂也平輪者水擊其牙

而力上行是不可春徒礎耳是失磨之半矣
高其閘者必高其堰堰已薄則沙易頽也已
厚則力不償費也秋潦爲患山水暴長堰之
廢者非潦盡不可以復興而磨常半歲閒是
磨之半又失半矣是故孝鄉之水磨常格于
天時費于人力而不盡乎地利也

灌長氏曰吾觀于鄉而知擇術之必慎擇業之
必精也當明之末庚辰辛巳間江北旱災琉璃

顏山雜記

四卷

五

之家死者什九非以其無用器耶若其在時和
清宴亦可以觀人情矣彼燧炭用物也其行不
越數百里丹礬赤土用舍半之其行千里琉璃
無用器也然且北至燕南至百粵東至高麗西
至河外其行萬里彼物情之不齊亦獨何哉其
用彌寡其行彌遠

物暴

齊故無虎也初余生長孝鄉山中四十餘年逮所傳聞又何啻百年鄉之人曾無過而談虎者齊其果無虎也齊有虎其自今以始也抑聞之昔有孔子嘗過泰山之側而歎苛政焉則是齊故有虎也前此有矣曷始乎此託始焉爾虎之爲德旣不若麒麟騶虞而爲暴又甚于豺狼微鄉人惡之凡跂而角蹄而善走窟而善藏者彼

顏山雜記

四卷

六

其族也固未有樂虎者也傳曰一有一亡曰有今而履尾愬愬白晝攫人有一于斯矣君子危之而著其實則託始焉爾其託始也奈何春秋魯史也而魯齊近郊也多麋有蛾必謹而書之其爲麋蛾又多乎哉託始乎此蓋振振然其諸亦無樂乎此也

今虎之爲暴

西莊人曰上山刈葛忽聞蠶聲在近稍進窺

之有虎負嶋蠅飛薨薨在其鬚日倉卒墜崖
而免猶病瘡彌月

嶺西村農民王朝臣因野猪害稼與其妻夜守
瓜廬一日夜半朝臣忽欲出遺其妻心動止
之不可甫撤扉出其妻遽聞有物仆地亟起
視之夫已爲虎攫去就田火追逐之遙見火
光中有巨物徐行黑氣籠罩形不甚辨夫挺
然赤露首足互著地蓬轉而行於後隨之衣

顏山雜記

四卷

七

已脫然在道帶結如故並未開解將次及之
巨物隱不見夫殭死在草間坐守移時忽覺
闇中出巨掌爪批其面頰顛于磧下惛然不
復覺久之始蘇遂穴夫所在

王生家石馬莊佃客二人秋夜耦耕宿野棚下
雨甚漏濕忽思笠子掛樹上可出取之一人
出一人聞其顛仆聲有異怖不敢動天明視
泥中有虎跡鳩衆尋求得其半體於七層堰

上荒草間所著褲子委道旁繫有鐵舌鞞帶
宛在褲間亦未解

樂疇人孫氏家豎子於薄暮驅驢向鄰村駝水
遇虎自投堰下石隙中虎至踞堰上凝睇注
視以爪探之不及尺豎子伏不敢動瞪視良
久虎亦不下其家怪豎子曠黑不來數人往
迎之山路黑暗喧唳而行虎聞其聲乃舍豎
子攫其驢去

顏山雜記

四卷

六

峩嶺巔文昌閣孤居無鄰近年一道士來居之
一日昏暮出汲還閉戶臥至日齋羣牧過其
下怪閣門未啓呼之良久不應相與撼其門
以有狼突出躍然而去道士殘矣

壬午年兵自南來萊蕪已破鎮人倥傯方事城
守余從衆在城角瞭臺覘者夜還報曰兵至
矣青石關迤南迤北列營舉火似繁星矣衆
方驚急有狼在城下對臺而號其聲百出斥

之不去守者相視皆色上天未明大營果至
卓旗東西兩山下瞰城中食頃拔去竟無他
數年前鎮多狼孽傳說多異余家門外空園子
柳下鑿井夜夜有羣狼來戲井上意憎之一
夜比鄰劉美聲秀才家擾擾有聲甚可疑怪
比曉使訊焉乃有狼夜入其家突于厨竈竈
下人驚狼亦驚亟不得出皆譁不知所措適
其日有莊客因事到官秀才援之得解尚未

顏山雜記

四卷

九

去聞故抽椽樞遽入擊之應手而斃取其皮
白澤可愛值數貫錢後亦無他或曰此自來
送一品坐裊耳野獸無故入人家當爲怪豈
一信哉

接寫

鎮無野猪近與虎偕來其爲民害乃長於虎虎
豕而已野猪恃其獷牙率其種族以與鄉之
人爭食此土也家苦之村苦之日夜苦之且
孝鄉之民非有廣疇沃野可闢而耕也非有
湖陂蓮勺稻稔魚藕之饒樂也終歲子子焉

顏山雜記

四卷

二十

鑿岷石闢櫻樞得若席焉則田矣若几若箕
焉則田矣山高土淺水曠不收幸而至於秋
也而黍離離而豆有萁率彼婦子夜守前谿
少一不戒忽焉盡之豕則飽人則飢吏則呼
閭則殫無遺矣禮祠八蜡祭虎爲其食田豕
也夫虎暴矣至使古人俎豆奉之以爲功惟
豕之故則謂其害長于虎也亦宜

似鹿冠小而肉角者曰麀麀卽麋也多則害稼

易亦易馴性不耐夏每日止於早涼一起
趨水食食已卽擇蔭伏終日不起其首所向
卽其起行所向也獵人取麀常以清旦升高
瞭之前逐水食及還臥處皆已曉了又察其
首所向卽數百步外兩目閃閃於草際見之
乃於前路設網左右設伏從後發蹤追逐十
獲八九鎮西關李氏家嘗蓄一麀馴矣其家
門外卽山麀有時出暮必來歸屬當文廟秋

顏山雜記

四卷

三

祭例用鹿官督獵人急無所取爲向李氏欲
得此麀主人惜之不許麀亦如故祭有日矣
獵人請之不巳主人疑遲曰君且休矣徐當
議之其日麀去遂不歸

灌長氏曰萬物愚于人人愚于天顧人發殺機
幻或知之天發殺機人鮮知也被死權死寵死
於葦利卽事理彰顯禍在燃眉尚謂彼人愛我
迷而不悟者衆矣况幾先禍始動于萌蘖之間

隔於聽之表者乎嗚呼此慮智於臨江之麋
多矣

顏山雜記

四卷

注

接字

道

道簡則貴物少則珍事約則精辭寡則要天之
 道物之情也夫登高能賦則可以為大夫古之
 人猶且難之若前人所絕後人宜可無作乃在
 今日不啻燕函粵縛夫人而能為之矣顧今人
 作之後人復用覆醬甑終不如其無作也以顏
 城叢爾僻在山陬上客轡軒通人羈旅載塗既
 稀遺篇自鮮間有殘碑斷碣埋沒荒榛拂拭鈔
 顏山雜記

四卷

重

傳以存世變去其繁弱亦得雄篇也若此邦人
 士辟荆棘而居之讀書學古創始新邑間有綴
 述淵源未廣其為工拙存替以俟後之人故不
 繁錄焉

顏神鎮石城記 濟南李攀龍撰

公既以璽書按察青齊諸郡縣即青齊諸郡
 無治也則之部請城籠水曰是淄萊新益之
 間一都會哉天不弔百姓一二長吏怠於疆

事行一二不逞子弟揭竿如林而負固自喜
以爲父母憂四方亡命嘯而過市有業無於
篋中覆之利劍莫敢以發而釋擔一呼爲皆
割延又安可誰何百數十年來冀氏姚氏九
爲倡亂殺我一二長吏之戍者以荼毒我百
姓焚蕩我廬舍憐不畏明至令一妖女子三
勤我王師翦滅此而後食惡在其按察青齊
諸郡縣爲也余不佞蓋未嘗一日忘之桴鼓

顏山雜記

四卷

古

之鳴如出宇下卽於璽書又得臨籠水以春
秋耀吾軍士豈其防民而暴之中野必曰疆
場之事一彼一此棄命廢職其若父老何我
不然不佞之業在蒸民之七章矣中丞傅
庶請御史段公曰余觀於大夫才可使無徵
役百如而義不可使衆爲政夫固謂一人慮
必而榮施不可有也不然夫豈不知淄萊新
益之間噉噉者以時紬爲解也大夫實云畏

此而書卽有後事安可言勿與知也曰昔在
卽成少司馬城潞水上乃天子有錫命此自
大夫冢政吾二人將有賴焉以干城王室備
益也大夫實云無亦大夫按察青齊諸郡
列城數十豈謂是西游津梁之上有急難
也勿更使父老失望於我則公遂營焉曰是
在不佞此一役耳何至言鉅萬吾因石於山
因灰於石雖隆之天不可勝用矣豈猶不堅

顏山雜記

四卷

重

而覆簣爲之其又令暴風雨潦以攻一日之
費石城非不倍委土而十年爲計一再築之
後石城之費立盡是使父老終歲率子弟而
巴公乃屬之青州守李尚智倅倪雲鵬自
月至七月守尚智倅雲鵬乃以效於公算
纔官錢九百餘緡而城高丈尋方廣若干丈
焉二水門出南北城下因壑爲池百姓
行之矣公以報成今中丞丁公也攀龍

弱...一二長吏及彼中豪言城顏文姜事
...十年此無他則長吏過自好欲無受勞
民...名不者大役難成恐中廢作者不任
...不者如匪行邁謀與衆爲政耳如此必使
城自地出然後可百數十年來冀氏姚氏凡
九倡亂一妖女子三勤王師亡論所蕩焚卽
芻餉供億豈但可爲十城然遂以棄之乃平
居則又不復作一錢事而曰吾已爲儲芻餉

顏山雜記

四卷

五

供億於某所令足待變矣夫豈爲計哉公名
世貞字元美吳郡人少司馬名忬公其子云
郡別駕魏公祠堂碑記 郡人馮琦撰

顏神之山盤紆而中裂水出文姜故址者遶
...土墳而埴宜陶陶者以千數青以西
淄萊新益之間斯一都會也而於山近故亡
命時有陶故鼓鑄四方貿易輻湊而不可法
...不可法亡恩以用其法故也恩以用其

法益者郡別駕河北魏公以之魏公之蒞
茲鎮也五十年於此矣披翦草萊創建綱紀
闡澤惠政未易縷指而及其得代之日鎮民
唯道遮留塞乎轅轍之間車爲之枳已而藉
公弗獲則肖其貌祠之歲時伏臘必祀祀必
虔儼然如對公行而經其宇下者低回不能
去也農者曰是嘗勸課我緩我租商賈者曰
嚮者無擾於吾市其嘗有犯於公者曰是真

顏山雜記

四卷

七

我公也猶有惻惻矜憐之色焉至是而疇昔
之壯者老老者寢以物故祠亦日圯乃相與
聚而謀新之以請於守道盛公盛公曰吾志
吾將表其治以風於東國於是捐糈鳩工
庀民欲而經始焉逾月落成堂故兩楹拓而
四之故無廡左右翼之公是時蓋衛武抑戒
之年矣仍如其疆仕時廟之制從新貌從舊
志也祠於范文正公之側明埒也而揆公

與入正吾必以公爲難何也當孤鎮於專城
當昔創於坐理當倅於守霄壤矣而民之祠
之也同公何啻難乎昔晉太保王休徵氏之
左州也民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
一空別駕之功夫以海沂重地安危繫一別
駕而所指以爲別駕功者在國不空耳公視
鎮事三年垂橐以歸積羨金四百置公署作
經費推此志也寧復有剝民膏血以困此小

大東者耶自太保而後至始興世始大啓吾
以爲公之淳德清節似太保而公之冢亂中
丞公似始興也公凡三子皆以制科爲聞人
長公子復七人並以文學顯以比于江左諸
王若合符矣嗟乎天之報善人也以子孫民
之報廉吏而祀之也如其子孫世乃有謂廉
吏可爲而不可爲者則何也公名怡號節齋
中丞公名允貞號見泉同與百姓建是祠者

別鎮通判五臺張君蘊道關中趙君存誠也法得並書

又碑

郡人鍾羽正撰

吾郡顏神鎮故有別駕魏公生祠與范文正公並民思魏公德祠所以報也祠比於范公者其德埒也公去鎮蓋五十餘禩而民思之若新當事者更拓地爲堂三楹兩廡翼之修葺以時垂於有永藩臬羣公屬余爲記余考

顏山雜記

四卷

美

今昔吏治隆汙之際則慨然以嘆而遠想先輩長者之風夫其奉職無擇官拊循其民無擇地精心一意而無所爲於其間故感人深流風遠余蓋聞於故老稱說魏公之所爲顏神者一何豈弟淳至也顏神蒼孤萬山葦路一縷以啓之苦蓋荆棘以居之魏公以別駕來蒞於茲其爲置散無異公卽不鄙夷之治官如家訓飭其民如其子弟農有勸蠶織

有真弭盜有法其六指乃在教訓安利之無
取赫赫治辦者久之而民乃大和訟息于庭
民于塾老穉嬉于野而公雅潔修一絲不
以自溷得代之日羨金四百置之而去蕭然
橐而已大畧魏公之治如古循吏所勉豎
而不自功公之節如古廉吏所檢飭而不自
名其去顏神也萬人號留車枳而不得發家
繪公像飲食必祝也其祠宇之存者日飾月

顏山雜記

四卷

三

闢五十祀而若新是何修何營哉別駕之卑
顏神之僻宜賢者之所弗樂而公且以爲畏
壘桐鄉此公之所以爲長者也世蓋有矯厲
公稱職者矣或其官與地足以階榮藉聲者
也然刻飾塗澤真意不偕而味亦不淵永其
資地無所復異則不漁其民以身爲壘已
稱賢者矣何暇論於尸祝之間哉余故樂
道公事而爲之記非獨致景行也且欲以風

世焉正爲公伯子中丞公所薦士中丞公清忠沉毅有古大臣之節仲子又余同年相善季刑部公亦名士蓋公積慶之澤將滿宇內祠不以重公也抑以繫邦人之思云爾

山齋樓圖記

退谷孫承澤撰

山雨樓圖者枚先太宰圖其讀書之樓也太宰家青之顏神鎮海岱諸山蜿蜒而來結聚於此林麓娟秀溪流迴合大江以北所未有

顏山雜記

四卷

三

也太宰久宦長安思歸未得乃繪而爲圖高樓矗起巋然其中樓無不宜而曰山雨者海氣挾雨滄然東來四顧如畫集于一樓其最景也每公餘退食焚香展卷宛如登臨其上而載歌載詠也往時大司空劉清惠好樓尸未能構文衡山作層樓圖以贈之至今傳近年于姜党先生思其鄉之山水某宜亭某宜閣某宜橋梁繪爲意先卷彼時士紳

羨而題之今太宰之卷圖卽樓耶、要不必問
而、意則遠矣居嚴重之地事務鞅掌議論
煩、人所斂眉棘手者獨處之以靜正整暇
具于是卷見之矣余嘗言古之能辦天下事
皆如不欲辦者也故車書玉帛兵陳會盟
紛紜勞攘而意境蕭然有山林空寂之氣故
足貴也太宰有之矣其樓之爲圖圖之爲樓
舉足慕也、

顏山雜記

四卷

三

題山雨樓卷詩 鎮州梁清標

曾展沚園秋色圖又看樓閣倚芳湖細柳陰
陰垂野岸涼風翦翦行菰蒲霜橋楓浦遙映
山禽晨夕如相呼斯樓構自何年始四時
風物尚書里尚書雅望裴王儔門庭清寂心
如身依日月志岩扉家山繪入丹青裏虛
岫樓天半開當窗遠岫何崔巍冥濛海氣
溪雲合蕭颯天風山雨來山雨滿樓秋氣爽

飛流瀑布山泉響主人高吟秋水篇客來時
方酌卅漿尚書退食寶此圖開襟示我同披
賞幅宛移濠濮間臥遊如立東山上漠漠
亭臺入翠微賜沐山公許暫歸白雲紅葉迎
俾莚堂沙逕生清暉畫樓無恙烟霞護如
君家慶真難遇兩親老傍鹿門樓鳳毛蚤擅
凌雲賦舒嘯幽篁明月低稱觴絲管行雲駐
三徑雖高不亮風九重雅重曲江度中朝人

顏山雜記

四卷

三

物待持衡未容逸典盟鷗鷺久客余懷亦倦
遊百尺思臥不龍樓歲月蹉跎歸未得淒霜
苦雨胡逼仄浩蕩秋風起太行三復此圖興
息

又題

淮南龔鼎孳

高堂無定棲乘風還故山去來雖有時樂哉
三帖年裝鱗指遙林理楫泛素淵開我池上
樓載耕隴畔田海雨何蒼蒼飛鳴來山開石

蘿翳白晝幽泉吐檐前參差梧柳陰延緣菰
一烟遠虹明絕澗馴禽響層巔餘事及丘壑
抱一不閒空堂松風生撫枕殊蕭然

題江園秋望卷詩 安丘劉正宗

冷厭塵氛勝情易索寞邈焉曠七懷尺幅
有寄託淹見孝水涯秋色點寥廓卜築俯川
原帶山復近郭登陟富綠陰澗澗湛清壑雙
峯峙白雲長虹飲嵐脚几席分潺湲遠從天

顏山雜記

四卷

番

際落柿葉敵霜楓白石沃粲若豈必羨濠梁
自足知魚樂頓覺人境遙歲月失炎熇樓尋
匪外求位置啻丹雘乃知地無偏幽奇在領
誰信啓事餘清興儕猿雀披圖恣臥遊烟
歸臆度何日負行笈短屐與同着

駢邑馮溥

峯身綠野松菊盡堪圖水碧烟嵐接沙明
馬驚山嶽從秋樹老風入夜絃賦 帝切

真謨念無疑是鑑湖 柳色參差處溪流帶
薄橋石牀醒酒易竹徑借風饒露下香沾屐
朝 無點椒何時扶病過未惜馬蹄遙 謝
公多逸興小築水之濱靜得川原適清無市
至霞鮮遮石壁松種長龍鱗魚鳥歡情性
忘機傍主人 相期尋舊約山徑久曾經此
日三公圃他年二老亭月明環水白雲散見
峯青誰唱滄浪曲悠然最可聽

顏山雜記

四卷

董

附錄 十三經注疏序

洛書出而文字立文字立而經乃伊始矣自
尼山記政教得失易詩書禮樂春秋並列爲
司馬遷因之稱曰六藝班史無譏焉又以
學配五常而論語孝經并記六藝畧中若
氏述孔子西藏書周室繙十二經以說
焉 則一以爲六經六緯一以爲易上下經
十翼一以爲春秋十二公經也周續之通十

經則五經五緯也唐中書禮樂春秋孝經論語讖緯經解小學
明經取士之九經則禮記春秋左傳爲
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穀
小經宋合三傳舍儀禮而以易詩書周禮
禮記春秋爲六經又以孟子論語孝經爲三
小經則宋所稱九經也若夫石室十三經始
自孟蜀蓋上翼五經若繁星配斗而下比小

顏山雜記

四卷

美

學識緯諸篇則又江淮河洛之僮視夫弦蒲
具區俛養餘祈矣且夫漢儒之爲功於經也
烈矣自秦火熄挾書令除然三代舊篇淹沒
喪高堂北平顏芝伏勝后蒼費直毛萇向
父父子孔安國之徒口授筆錄網羅放失發
之藏編煨燼之跡逮東京魏晉馬融鄭
康成王弼何休趙岐王肅杜預郭璞范甯
鄭眾 其咸攷詳異同辨正得失鑽厲遺言

館年 迄乎六朝雲擾南北中分章句奸
月編執南人簡約得其精華北學深蕪
枝葉以至正義辨於貞觀二禮詳於永
一編拱咸平復加較正經傳註疏始成全帙
仇弧棘矢葦路籃縷以啓山林莫喻其勞
而典章名物草木鳥獸字析句比雖繅人治
絲鍼人治組天官之九野三垣建章之千門
萬石莫喻其詳且密也而士苟志在稽古正

學則舍此何適矣然學士或白首不見全書
卽辟雍之籍蠹老塵封齋受誦讀卒業者闕
焉又或譌謬相衍牴牾不保讀之如含瓦石
生茲刻獨爲完善予以羽翼聖經有功於
世百表章之事者也且此書之聚訟亦從來
多有天十翼後先象象分合孰是孰非孔壁
書古今何辨幽何別乎雅頌衛邶鄘何分
關雎嘉安坊冬官何闕考工何補職方禹

服山、葛據王制月令漢儒何以附會夏時
上朔焉憑膏肓墨守廢疾之論三傳優
為紛紛以至詩之有齊魯韓內外易之
施孟梁丘京氏書之有歐陽大小夏侯禮
有大小戴春秋之有吳助何存者什一亡
者什九疑信廢興斯編具在昔人云聖人之
經昭若日月而先儒又謂六經註我我註六
經未以人心自有之六經而窺乎日月我註

顏山雜記

四卷

美

註我正復不隔誠好學深思以探其意又安
在漢人窮經而經亡哉故曰六經載道之文
能觀聖人作經之意知為儒者希天之業也

平深遠矣漢博士以五經待詔每國有大
疑則各以所名一經奏斷而朝廷稱制
禹京兆處衛太子事雖復引義不精而

猶能

占決疑倉卒定變况其果能以禹貢

治河春秋折獄以三百篇當諫書以周禮

致天 以論語半部佐定天下者哉則其窮
致 以往有不可勝川者矣嗟乎毛
氏一經之功臣也漢有二毛其苗裔乃能合
十三經而日星之其亦可謂淹雅綜勤有志
章豈特爲海虞稽古正學之一人哉

此邑先生任尚書濬按吳時所作也尚書
與余同在山間村墅相按奇才博識文章
凌轍秦漢曩嘗共事司農每有劇談愧其

顏山雜記

四卷

卷

綜雅今其既沒遺文散亡家人竟無存錄
良可惜也此文雖有毛刻行世其間雕印
譌誤頗多聊爲校勘附載于此以示鄉之
來學慨自古學之亡後生小子虛憍寡昧
其於經史源流矇然莫辨纔拾坊牘餘瀋
鈔錄成行輒已傲然自題名士安知前輩
作 以意若此之勤乎

顏山雜記 四卷終

跋

之於郡邑亦不數數也昔明嘉靖間鄉之
舊海浮先生纂集郡志見稱於時萬曆中
空鍾公又取而附益之二公於世既爲聞人
號爲巨麗而其於奉鄉頗爲濶畧質諸所
闕殆闕如也蓋奉鄉僻遠在郡邑二百里外二
公生平既未嘗攬轡從容一覽其溪、山、省其風
土而奉鄉之人又習爲愿樸未嘗厚自雕飾取

顏山雜記

西卷

名譽而冒進於名賢作者之前此其沒沒近於
無聞者也初王丕美創置顏城而李于鱗爲之
碑記則雜引外事以作談鋒如妖女之崇九起

一切附麗文詞歸之奉水此或因所寄託

壯蔚其文筆爲銘功紀德之資則可要未得
爲衷言信史也至李中麓采掇流聞率爾命筆

疎濶抑又甚焉試規于近事如史賊揭竿

於萊野李孽肆踞於龍山謝遷播虐于淄川沂

遊天地之間意亦文章之盛事也若聞詩而得
其間禮而起莊敬則文章不足以槩之矣敬
因校讐之次撫卷興懷附識所聞云爾

熙丙午秋七月男寶仍謹書

